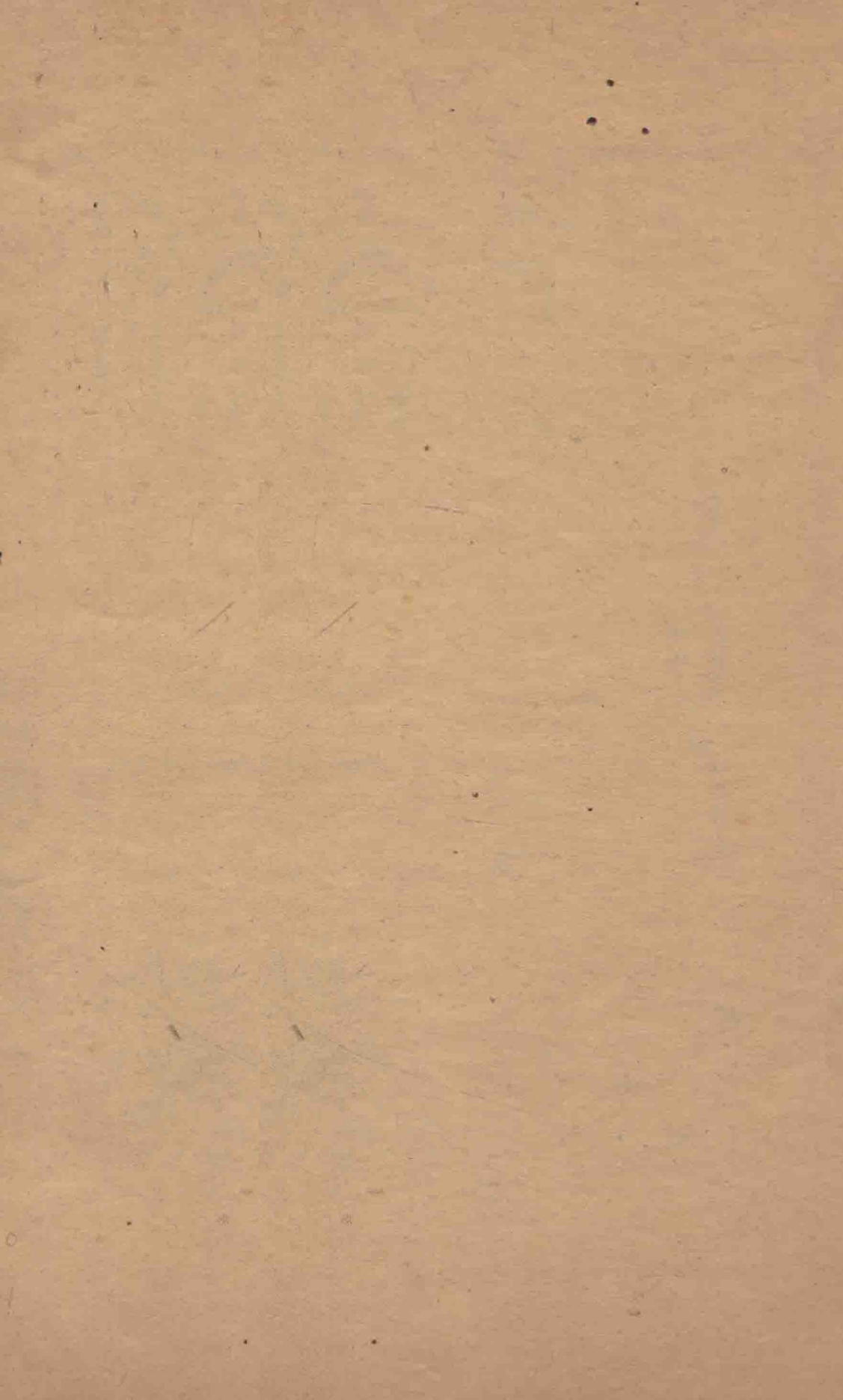




莊子解卷二十五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註

雜篇

則陽

雜篇唯庚桑楚徐無鬼卮言天下四篇爲條貫之言則陽外物列禦寇三篇皆雜引博論理則可通而文義不相屬故謂之雜要其於內篇之指皆有所合非駢拇諸篇之比也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闔休彭陽曰

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獨鼃於江獨同籍以擬刺泥夏則取物也測角切

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

況我乎我又不知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人

不自許不以德以之神其交自知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不正不明爲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

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方子及曰凍解也必假衣衣雖厚不若

若冬至暘消也莫用者假衣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

待公閱休益規之也按春不待衣而自煖冬不待冷風

而自涼於以解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

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夷節佞人也公其孰能撓焉故聖

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化爲身屈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

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聞其所施評曰其所歸居者若父子之同居於一室無所施受而自

相養○按聞如字若是其遠也與挾成心以待人者迥異故曰待公闕

休

聖人之德樂物之通而保己其迹幾與佞人相若老子

所謂我道大似不肖也佞人卽人以消其善不以忠正

自許而抗暴君聖人消其善以消人之惡自保而與物

通彼暴君之所惡者挾德以相助於善而夸節摸稜以

毀其節公闕休闕物以相與休暴君者且忘其爲聖爲

佐而順於其消非王果之決於善以力助人善者所可
撓也此言施善以助人而勞役其心以役人不足以化
物則且不若佞人而去聖愈遠也

聖人達綢繆

循本曰綢繆事理繆繆

周盡一體矣

周徧萬物皆一

體體

而不知其然

皆順其自然

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

物使

復其性命以變

人則從而命之也

謂之聖人者變乎知而

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若有心求知綢繆則所

能行將

如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

好之亦無已性也

評曰達綢繆而不知其然自不容已如

自喜人自
好之耳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
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綢繆不可勝達也萬有不可周一體不易合也達之而
卽有不達矣周之而卽有不周矣何也眾庶繁生情欲
意見莽起而離乎其所受之命欲使各安其分之所應
得而勢必謫然而生生死死於大化之中天之搖作也
無已時無所達而自達不求周而自周聖人體此以爲
性無知無爲以樂其通人莫不在其薰陶之中而命之
曰聖人之愛我無已非聖人之期之也因人之予以名

而始覺其愛如因鏡知美彼雖美初不自知也率其自
然使天下相保於自然則無憂無知無行互終始而不
憂其置而聖人亦自逸矣性故逸逸故天則無有憂不
知而行不繼者也揭仁義以求合名愛必有所止而不
達以不周困於無若之何而道已隔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繒入之者十九猶

之暢然

繒錢也雖後重猶樂歸其故國

況見見聞聞者也

自見自聞其以見聞之天

以

十仞之臺縣眾聞者也

間簋簠也其樂如登高臺奏大樂

此言復性之樂也聖人復其性萬物復其命弗強其所

不能弗憂其所不知不塞其情自無不達不限以法自

無不周自見自聞而耳目不殆與天下相胥以樂而復其始歸故國登高臺奏廣樂不足以喻其暢適矣揭仁義以爲標準先自憂其不逮而駭天下之耳目身世趨於愁苦之途終身而不反其故則可悲而已矣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冉相氏古之聖君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蓋嘗離其環中

夫師天

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有心師天則與物同其死

生以此爲事又沈溺於物矣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誼其合之也若

之何

評曰天則不替不誼必欲效其廣也之難矣故師天而未始有天隨成而已。按替廢也誼猶老誼之

流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傳之評曰知所以御則己

○按門尹登恆賤人名一說司御主從師而不圍得其隨調御門尹正所人登恆成有恆之修

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

之評曰師而無常師隨所師而皆成人皆樂效其功名人皆效名則法有餘而善不善皆師資將有若孔子之聖

者爲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評曰積眾以爲一盡慮

人以爲己非己內而人外也

環中者天也六合一環也終古一環也一環圜合而兩

環交運容成氏之言渾天得之矣除日無歲日復一日

而謂之歲歲復一歲而謂之終古終古一環偕行而不

替無內無外通體一氣本無有垠東西非東西而謂之

東西南北非南北而謂之南北六合一環行備而不洩
運行於環中無不爲也而無爲無不作也而無作人與
之名曰天而天無定體故師天者不得師天天無一成
之法則而何師焉有所擬議以求合合者一而睽者萬
矣故無人也人卽天也無物也物卽天也得之乎環之
中則天皆可師人皆可傳盡人盡傳皆門尹登恆也皆
仲尼也以人知人以物知物以知人知物知天以知天
知人知物無不可隨之以成無不可求羸於兩見己不
化物物自與我以偕化故仁義無迹政教無實而奚其
囿之觀於此而莊子之道所從出盡見矣蓋於渾天而

得悟者也。渾天之體，天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地與萬物在於其中，隨天化之至而成天，無上無下，無晨中昏中之定，東出非出，西沒非沒。人之測之，有高下出沒之異耳。天之體渾然一環而已，春非始，冬非終，相禪相承者，至密而無畛域。其渾然一氣流動，充滿則自黍米之小，放乎七曜天以上；宗動天之無窮，上不測之高，下不測之深，皆一而已。上者非清，下者非濁，物化其中，自日月星辰、風霆雨露與土石山陵、原隰江河、草木人獸，隨運而成有者，非實無者，非虛莊生以此見道之大，圓流通以成化而不可以形氣名義滯之於小成，故其曰以視

下亦如此而已曰天均曰以有形象無形曰未始出吾
宗與天運篇屢詰問而不能荅其故又曰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皆渾天無內無外之環也其曰寓於無竟曰參
萬歲而一成純曰薪盡而火傳曰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皆渾天除日無歲之環也故以若喪其一以隨成爲師
天之大用而寓庸以逍遙得矣其言較老氏橐籥之說
特爲當理周子太極圖張子清虛一大之說亦未嘗非
環中之旨但君子之學不鹵莽以師天而近思人所自
生純粹以精之理立人道之極則彼知之所不察而憚
於力行者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

魏惠王名瑩

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

犀首公孫衍

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田忌

然後扶其背

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胥靡築城之役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

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

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

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但問當伐不當伐

惠

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見音現引見戴晉人於魏君

戴晉人曰有所謂蠃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
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
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
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
恂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暗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
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
嗃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
軋也映映然如風過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華子之所謂求其道者至於堯舜而止矣而適以當戴
晉人之一快蓋人懷忿忮之心強抑之而必不可忍此
季子止攻之術所以適爲亂人而堯舜之道止於仁義
則亦強抑其方輿之情也擴其知而大之超然於是非
之外小用之亦足以止魏瑩之怒非魏瑩之果能見其
大而息其忿忮也暴人之氣不與相觸虛中以動之彼
自有惘然若忘之性乍聞而遇其天人莫不有舊都舊
國唯飲人以和者能使之暢然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

賣漿家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極屋棟謂乘屋也臣妾猶僕婢夫妻與臣妾雜作乘屋

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

稷音

總猶紛紛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隱於僕隸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

郭象曰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銷其志無窮聲銷無名也志無窮

無町畦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陸沈謂當顯而隱是其市南宜僚邪熊宜僚居於市南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上之著於己也著於己猶言知

其為人知上之適楚也以已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

已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之存問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此亦保己之一道也與世違者非違世也違世之違其

天者也雖然自埋於民而不能埋於世陸沈而不能與

汨相出沒故孔子不欲子路往召之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予爲禾耕而鹵莽之

鹵莽謂斥鹵不
蠲草莽不除也

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

滅其根裂其本也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

齊

齊去聲與劑同變
齊謂改其舊方

深其耕而熟纚之其禾繁以滋予終

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爲故

以眾之所趨爲

習

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

情爲性孽如
萑葦之易長蕞葭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蕞葭卽萑葦也情之始萌取聲色
臭味以扶形而內已拔去性根矣

擢拔也

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扶情以扶形